

武則天四大奇案

唐盛都 著



七岳文艺出版社

武则天四大奇案

唐盛都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2号

武则天四大奇案

唐盛都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5 字数: 250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30 000册

*

ISBN 7—5378—0879—1

I·857 定价: 5.80元

目 录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堂百姓呼冤	(1)
第二回	胡地甲诬害良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6)
第三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	(11)
第四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	(16)
第五回	入浴室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	(21)
第六回	老土工出言无状 贤令尹问案升堂	(26)
第七回	老妇人苦言求免 贤县令初次问供	(32)
第八回	鞠奸情利口如流 提老妇众人可悯	(37)
第九回	陶土工具结无辞 狄县令开棺大验	(42)
第十回	恶淫妇阻挡收棺 贤县令诚心宿庙	(47)

第十一回	求灵签隐隐相合 详梦境凿凿而谈	(52)
第十二回	说对联猜疑徐姓 得形影巧遇马荣	(57)
第十三回	双土赛狄公访案 老丝行赵客闻风	(63)
第十四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遇乡亲蒋忠谈心	(69)
第十五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狄梁公故意释奸淫	(75)
第十六回	聋差役以讹错讹 贤令尹将盗辑盗	(81)
第十七回	问路径小官无礼 见凶犯旧友谎言	(87)
第十八回	蒲萁寨半路获凶人 昌平县大堂审要犯	(93)
第十九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华国祥投县呼冤	(98)
第二十回	胡秀士戏言召祸 狄县令度情审情	(103)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108)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醒悟 听哑语细案行踪	(114)
第二十三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见毒蛇开释无辜	(120)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客 为盗贼大意惊人	(126)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恺捉贼 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132)
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揭地窖邑宰精明	(138)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供认不讳 淫泼妇忍辱熬刑	(144)
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假阴官审明奸妇	(149)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审明奸案 阎立本得奏贤臣	(154)
第三十回	赴刑场二犯施行 入山东二臣议事	(159)
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问恶棍 小黄门贪索银两	(164)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武三思怀恨大臣	(169)
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洪如珍接见大员	(174)
第三十四回	接印绶旧任受辱 发公文老民伸冤	(180)
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议 辱奸贼设计议嘲	(186)
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执皮鞭押令念供	(192)

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好巡捕设计骗人	(197)
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入衙门自入牢笼	(202)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207)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	(212)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纳说真情 寻暗室道婆行秽事	(218)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遗公差	(224)
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鸣冤 老奸妇受刀身死	(230)
第四十四回	金銮殿狄仁杰直言 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237)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升大堂怀仪拷供	(244)
第四十六回	金銮殿两臣争奏 刑部府奸贼徇私	(251)
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抚	(258)
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薛敖曹夜行秽事	(265)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途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贼	(272)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太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277)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宫廷 武则天怒召奸党	(282)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出愤言挽回奸计	(288)
第五十三回	用非刑敬宗行毒 传圣诏伟之尽忠	(293)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298)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东京城敬宗定谋	(303)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309)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直谏 狄仁杰奉命提兵	(314)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遇官兵吴猛身亡	(319)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获胜仗命攻大寨	(324)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330)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报捷	(335)
第六十二回	庐陵王驾回怀庆 高县令行毒孟城	(341)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回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347)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庐陵王复位登朝	(354)

武则天四大奇案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堂百姓呼冤

诗曰：世人但喜作高官，执法无难断案难；宽猛相平思吕杜，严苛是尚恶申韩。

一身清正千家福，两字公平百姓安；惟有昌平旧令尹，留传案牍后人看。

自古以来奸淫盗窃、邪恶淫乱，没有谁能逃过王法的惩治；是与非、屈与冤，必然要大白于天下。所以做官的清则百姓平安，百姓平安则风俗好。那些游手好闲的人，造谣生事的人会被一扫而光。无论是平民百姓高兴的事，或成家立业的事，即使其中有一些不肖之徒，违反了法纪，也会被刑法所不容；犯的罪也难受到饶恕。人们耳闻目睹，都是赏善罚恶，犯罪的人无不革面洗心，改掉旧习。

因此要想使百姓受到教化，宰相及当官的必须清正，从没有当官的不清正，而能教化百姓的事情。

而当官的清正，不仅在于不伤财不害百姓，更要能上保国家，能做一般人所不能做、不敢做的事；下要能治理百姓，为那些不能伸冤的人伸冤。无论是民间的小事，还是朝庭或后宫的小事，都要细心注意。要有精明的气质，要有果断的才干。而这样才能使官的名声好，官的位子正。

所以哪一代建立国家，必然有一代的刑法官。尧舜时有皋陶，汉高祖时有萧何；其他如申不害、韩非子等则是历代刑法名家的祖宗。

如果不是侦察案件的始末及事件最初的起因，只是以棍棒刀锯对付犯人，则显然称快于一时，即使受冤的不能伸冤明白。如果再因受贿而采取行动，则会引进贪心。动不动便棍棒打犯人，轻信他们的只言片语。这怎么能行？怎么能治国治民、上清官闹、下安百姓？

闲暇时常读有关的正史和野史，有的事，不能判断没有，没有的也不能相信有。像这些书中所编的关于审案之明、做案之奇、房案之细、破案之神。他们或因秽乱春宫，或为了保持其晚节，或图财害命，或因奸以成仇，或服毒猝至身亡，或说句戏言由怀疑而生祸，由于无辜受牵连，备受苦刑，一定要有一个人为他们平反。

要换了服装微服私访。阳以为官，阴以为鬼。到时得到其真实情况，为其定案。将其冤案搞明白。

而有些很奇怪的案件，始终不能明白。

春风使人有些倦意，白天闲得没事。因此特将这本书原原本本的讲出来，以供给众人看，不敢称这本书可以警世醒俗，但也可提供给阅读者解除寂莫所用。

诗曰：备载离奇事，钦心往代人，廉明公平者，千古大冤伸。

这部书，出自唐朝中宗年间，武后当朝，社会动荡。当时朝内有一大臣，姓狄名仁杰，号德英，山西太原县人。其人非常耿直，忠心报国，任侍郎平章这职。朝内的大臣，如姚崇、张九龄等人，都是他所推荐的。

当时武三思是武后的侄子，为人奸诈，太后想废中宗立他为继承人。狄仁杰冒着犯上杀头的危险，据理力争，说：“陛下立太子，千秋万岁，如果立武三思，自古至今，还未听说过。再说，内侄为太子，姑母怎么能祭祀于太庙呢？”武后听后，顿时恍然大悟，消除了这个头，退政与中宗皇帝。此后称狄公为国老，并升为幽州都督。到了中宗即位，加封为染国公。

从此，狄仁杰的一生，自唐朝以来，无不为人们所敬服，说他是忠臣。历代史书上都有记载，为后人所了解。但还有未记载在史书上，而流传在民间的事，说出来后更令人敬服。人们称他不只是个忠臣，而且是个循吏，不只是个循吏，而且是个聪明精细，仁义长厚的君子。所以，武后即位以来，凡是邪恶淫秽残害忠良，杀姊屠兄，杀君害母，以至民间奇怪案件，都由狄仁杰剖断明白。

狄仁杰天生聪明，六七岁上学念书，便能一目十行。到了十八岁时，已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并州官府，听说了他的文才，向上奉荐，后调为汴州参军，又升授为并州法。由于他居官清正，朝廷又把他升为昌平令尹。到任后，为地方上除暴安良，清理讼状。

他手下有四个亲随，其中一个叫乔太，一个叫马荣。这二人乃是绿林好汉。一日，狄公进京办事，遇上了二人。他们要劫走狄公的衣裳行李。狄公见二人皆是英雄气概，而且武艺高强，心里想道：“我何不收服他们，将来我为皇家出力，做一番事业，他二人定可相助，也不至于埋没了他们这身本领。”

于是，狄公不但不躲避，反而招呼他二人，历劝了一番。马荣、乔太十分感激。说：“我们当上盗贼，是因为天下纷乱，奸臣当道，徒有这身本领无奈不遇识者，所以落草为寇。既然尊

公如此厚待，情愿跟您左右，报效尊公”。当时，狄仁杰就将他二人收为亲随。

还有一人，叫洪亮，并州人氏，自幼在狄家使唤，其人虽没有多大武艺，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无论何事，都肯前去。到了办事的时候，又能见机揣度，不鲁莽。此人跟随狄仁杰的时间最长。

还有一人，叫陶干，也是江湖上的朋友，后来改邪归正，由于仇人太多，时常有人来报复，所以就投在狄公门下。与马荣等人结为至友。狄仁杰从到昌平任职后，这四人皆替他私行暗访，查明了许多疑难案件。

一日，狄仁杰正在后堂阅示公文，忽听大堂上击鼓声声。知道是出了案件，赶紧穿了官服，升坐公堂。一班皂吏站立两旁。只见有个四、五十岁的人，神色慌张，汗流满面，在堂口不住地呼冤。狄公随令差人把他带上，在案前跪下，问道：“你这人姓甚名谁，有何冤枉，不等到升堂，此时为何击鼓？”

那人道：小人姓孔名万德，就在昌平县南山外六里墩居住，家有数间房屋，因人少房多，故此开了客店。数十年来，安然无事。昨日傍晚，有两个贩丝的客人，说是湖州人氏，因在外办货路过此地，天色将晚，要在店中住宿。小人见是过路的客人，当时就把二人留下了。晚间，饮酒谈笑，众人皆知。今早天色将明，他二人就起身而去。谁知到了早晨，忽见地甲胡德前来报信，说镇口有两具尸首，拖到小人家门前，大声恐吓，让我出五百银两，方能遮掩此事，不然就诬我图财害命，移尸灭迹。因此小人性急，特来求大爷申冤。”

狄仁杰听他这番话，将他上下打量一番，不是个行凶的模样。无奈是人命巨案，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就对他说：“你即说

是本地的良民，为何地甲不说别人，单说是你？想必你也不是善良之辈。我难以相信你的话，现把地甲带来核实。”

下面差人一声答应，只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人，走上前来，满脸的斜纹，宽一件黑色的衣服。到了案前跪下道：“小人是六里墩地甲胡德，向太爷请安，此案乃是在小人管区，今早见这两人被杀死在镇口，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小人因此向他盘问，若不是他图财害命，为何两人都死在镇上？而孔万德说他们二人动身时天色将明，此时镇上也早该有人行路，即使二人路遇强盗，岂能无一人看见？问镇上店家，都未听见呼喊声音。这是明摆着的，是他夜间动手，将二人杀死，然后拖到镇口，移尸灭迹。现凶手已在此，请太爷审讯便是。”

狄仁杰听胡德说的这番话，甚是在理。回头再看孔万德，又不像是图财害命的人。于是道：“你二人供词各一，我未经检验，不能就此定夺？等到现场查看后，再来审讯。说着让差人将二人带下去。随即传令侍候，预备前去检验。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胡地甲诬害良已 洪都头借语知情

话说狄仁杰将胡德同孔万德两人，交差带去，准备前往相验，自己退堂，令人传了法医，穿了衣服，当时带了差役人证，直向六里墩而来。

所有那一路居民，听说出了命案，又都知道狄公是个清官，必能申冤理枉，就成群结队，跟在他轿后前来观看。到了下午时分，已到镇上。

这时有胡德的伙计赵三并乡董郭礼文准备了公馆，前来迎接。狄公先问了两句寻常的话，然后下轿说道：“我先到孔家看看，然后登场开验。”说着先到了客店门前，果见两具尸体，倒在下面，却是刀伤身死。随即传胡德问道：“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吗？”

胡德见狄公问这话，赶紧回禀：“太爷恩典，此乃孔万德有意害人，故杀死后，抛弃在镇口，以便抵赖。小人不能牵涉无事，所以仍移到他家门口，请求太爷明察。”

狄公不等他说完，当时喝道：“你这狗头，我先不问谁是凶手，你既然是在公家任职，岂能知法犯法，可知移尸该当何罪？无论孔万德是不是有意害人，他即使将尸体抛在镇口，你也应当先报案，说明情况，我相检之后，才能请示标封。你为何视无王法，敢将这两具尸体，移置此处？这是有心索诈，已经明了，不然说是与他共同谋害，因分赃不平，先行下手。我先将你重

打一顿，再严刑拷问。”即令差役，将胡德重打了二百刑杖。顿时喊叫连天，皮开肉绽，镇上的百姓，明知孔万德冤枉，被胡德诬害，无奈是人命案件，不敢参入里面，此时见狄公如此办时，众人已是非常佩服。说道：“狄公果然名不虚传，好一精明的清官。”

当时将胡德打完，他仍是矢口不改，狄公当时也不过分苛求，带着众人到了孔家。向孔万德问道：“你家虽是十数间房子，但昨日客人住在哪屋？你先说明。”

孔万德道：“后排三间，是我夫妇同女儿居住，东边两间是厨房，这五间房屋从不住客，唯有前排和中排，让客人居住。昨天那两个客人前来，我因他们是贩丝货的，不免有些银钱，在前排住不是很安全，因此请他们在中排居住。”说着领着狄公到了中排，指着上首那间房屋。

狄公与众人进去仔细看了一番，果然见桌上还有残剩酒菜，床前摆了两个夜壶。看了一遍，实在没有形迹可疑的地方。又问道：“你在此开了数十年的客店，往来的过客，自然大多数会住在这里，难道昨天只有他两个人，此外没有一位别的客人吗？”

孔万德道：“此外还有三个客人，一位是往山西贩卖皮货的，那两个是主仆二人，由河南到此，突然得了病，现在他们正在前排睡觉呢。”

狄公将那皮货客人带来询问，说是姓高名叫清源，历年做此生意，都在此处投宿。他对狄公讲：昨天那两个客人，确实是天色将明的时候出去，夜间并未听到喊叫，至于他们为何而死，实不知情。狄公又将那个仆人提来，也是如此说法。

狄公见众人异口同声，都说那两人不是孔万德杀害，心里

更是疑惑。只得又往里面，仔细看了一回，仍然无一点痕迹。心里说道：这案子明明是在外做的。如果是在屋内，就是那三人帮助，岂能一点痕迹没有？”自己犹豫不决只得出来。到了镇口，果见原来的地方，鲜血遍地，散在四处。附近并无人家居住，只得将镇里就近的居民，提来审问。都说不知道是谁杀了人。因早晨有过路的人，叫唤起来，才知出了这案子，因此告诉地甲，细细查访。方知是孔家店内容人。

狄公心里想道：“莫非就是这地甲所干的？”此时天色已晚，看来今天是不能相验，我先细访一夜，看看如何？明早验完再商议。”想后向着那乡董说道：“我素来处理案件，都是随到随问，随问随往。故此今天得到报告，即前来察看。但这人命案重大，只有白天相验才行。我先在此处暂住一夜，明早再开验。”当时分付差役，小心看管，狄公自己到了公馆，与那乡董郭礼文谈论一番，招呼众人退去。

随即将洪亮喊来，说道：“此案不是孔万德所干，我担心是胡德做了这事，反而牵涉旁人，你先去细访一会，速来回报。”

洪亮当即领命出来，找了那地甲的伙计赵三并几个值日的差役，说道：“我是随太爷来办这案子的，现在找不到凶手，眼见孔老儿，是冤枉，我们虽是吃公家饭的人，但也不能无辜冤枉好人。现在肚里已是饥饿，胡德是此地地甲，难道连一杯酒饭也不预备？我们也不是白吃，我们太爷的清正谁不晓得，明日回衙门之后，定要给钱，那时我们也要还的，此时当真令我们挨饿吗？”

赵三听见洪亮发话，赶紧上来招呼道：“洪都头不必生气，这是我们地甲被案子缠手，忘了叫人预备，既是都头与众位饿了，我请你们喝一杯，就在东街酒楼上胡乱吃一顿吧。”说着另